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三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三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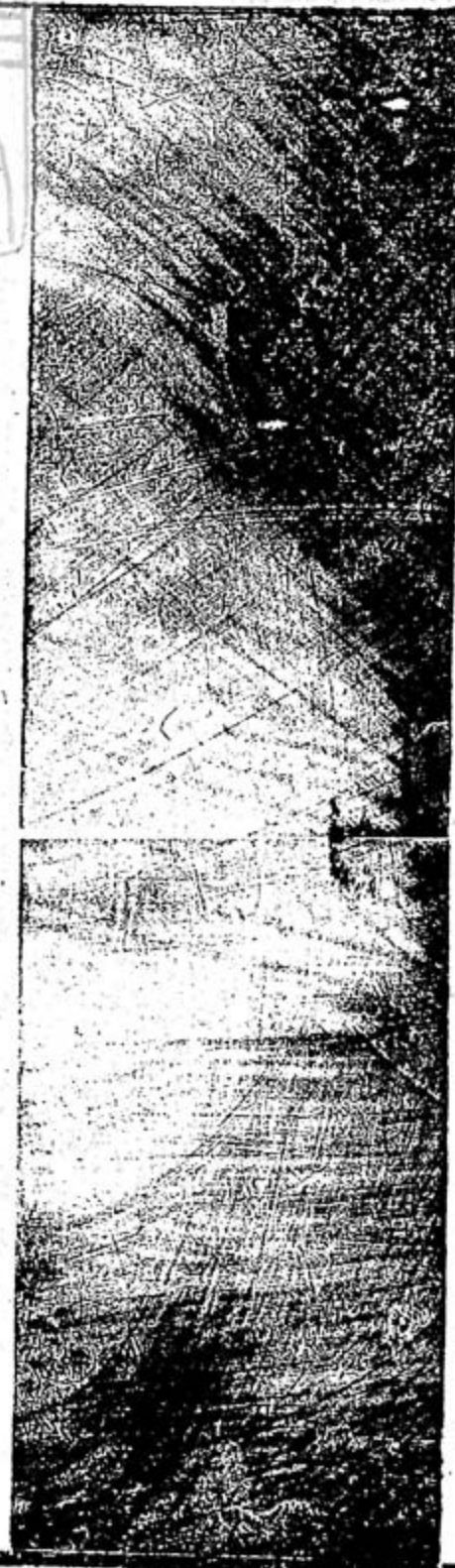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身之孝思且將使其子孫繼續於無窮尤有過於人者余故
為書之俾世之弗及者有所興起而其後亦毋敢怠忘也資
安善事其兄卽余向時為作義軒記者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一

記

遊三門記

王翰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堆循河
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
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北為神門又次
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為夜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
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
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營迴
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永安蓋唐宋漕運之道
山崑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
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

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甃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峯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鵲鶴巢壘石爲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爐蓋以神之也新開河左就崑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崑稍東刻忠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鷗蹲者人號爲掛鼓石蓋禹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上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碑剝落不可模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源興定十二年脩禹廟之記也回至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所至處皆用小律詩記之偕行者生員張恭馬喜王興也時共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記

古愚齋記

劉永之

臨江貳守革侯彥芳其系出於漢丞相昭由丞相四十七傳而至茂介家潤州雲陽爲其邑之著姓出郭門若干里地曰壽安有別墅者侯之所建也蓋嘗讀書其中而題其齋居曰古愚其至官也手書其事以遺永之而求文以爲記旣受命乃爲之說曰言非一端而已卽其言而知其志之所存所謂知言也蓋是今而非古久矣有行古道於今之世者必且群起而訾之曰是好古而愚者也夫古之道豈誠然乎哉亦失其好惡之情焉耳方周之衰天下蓋已弊矣繼之以強暴之秦盡去先王之典而用其一切之法使其靡靡然戕其仁厚之性而從事於貪殘刻薄變詐之行於是是非好惡顛倒錯謬一反其情以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過而秦用以亡自是

而後其流風末俗浸淫演漫於天下者千有餘年於今其間雖有願治之君善輔之臣凡所建立皆因仍苟簡以爲當世之計率不越數十年法弊禁弛則又往往至於大壞極亂不可救遏若秦之事然漢唐以來暨可觀已當其壞亂之際雖學士大夫猶或不識義理之正況世俗之凡民乎其喜浮而惡質非古而是今無足異也惟其理亂興廢之由恒在於是而未有深慮遠圖而禦之者豈其沉酣沒溺之久而終不可爲邪無豪傑特起之士而不能變化鼓舞作興之也所謂豪傑特起之士者必能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識天下之變而其於道也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而不惑於流俗者也今侯以高明之資當天下壤亂之時躬行古道不顧流俗之是非因取其所常被毀者以自名而見其意及遭逢

聖朝起而從政又能不以窮達易節而勤勤然欲托於文字惟恐其弗及如此豈非篤於自信而廢幾其人者與然則變化鼓舞而作興天下之民固其志之所存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謂其不可興起者不知道者也謂侯之志不在於是者不知人者也故述而記之以俟知道與知侯者考焉

獨善山房記

古之學者爲己而已及其至也則思惟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焉將推其有諸己者以及乎民則非得其位而施之政不可故仕而達者君子之所甚欲也非欲其仕而達也欲其有諸己者及乎民也然學而有諸己者必自責而不徇於外故其交也有禮其進也有義必人即之而不即乎人也必世求

之而不求乎世也交之以禮矣進之以義矣人即之而世求之矣又必度其時之可爲道之可行然後起而從之是數者一或不然則三公之貴千駟之富視之猶弊屨焉曷足以動其心哉其難進寡合如此而有天下國家者方懸其爵祿以招天下之士有司者敖然持其權衡尺寸秤度而進退之幸而合其程式然後授之以職臨之以賞罰使之促促然唯上令之是聽其取士用人之法如此然而自公卿以下至於百執事之位未嘗乏人焉於是上之人自以爲其術果足以籠天下之士馭天下之才而爲天下之政矣又何必弊弊然求彼之難進寡合者爲哉蓋自三代而下山林巖穴之士懷其道德才藝深藏不售而沒齒貧賤者衆矣然其公皆浩然有以自樂未嘗或之悔也而論者以爲孟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異端叛逆之民果於遺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焉友人柯同德儒者也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隱德不耀數世矣其家之所傳以爲學者皆內而弗外爲已者也而同德之爲人善論議有氣節尤能應變吾嘗與之共處憂患知其學之有守而才之足以有爲也惟其自貴而不徇於外也故不爲時之所知崎嶇連蹇至於窮且老矣終不肯少變其操而其心浩然有以自樂而無悔於是取孟氏之言名其室曰獨善山房而屬余爲文以記之余既惜其才之可用而莫用又喜其能自貴而不徇於外幾於古之學者而合乎孟氏之所云遂述其所聞以爲之記

知止齋記

錢宰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于聖賢之學者入國

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聞因獲
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黃君伯厚于東叙伯厚扁其齋
居曰知止噫伯厚逃佛而歸于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
化之速邪今朝廷武功既成誕脩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
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務
于學去其虛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爲黜其偏而歸于中正爲
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
天下後世俾脩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
冠尔以童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尔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
焉正尔以夫婦復尔以父子明尔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
伯厚於是乎玄冠綦纓俯仰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顏色
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慎其進趨入其室則夫
夫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別也陞其堂則父父子子優然
乎其慈孝而有親也出而仕于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
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前日祝髮
毀形滅性離倫違世獨立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
邪嗟夫北辰之止于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于海也不息也
心猶辰也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動而不息則
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終始慎其所
止哉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大明受命

劉太昕

皇帝卽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國公總率羽林諸
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幽冀兵不血刃而梁晉關
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兵戍以守阨塞浚河梁以逸遭度
舳艫千里魚貫蟬聯貢賦供需有程無阻後以黃河變易濟
寧之南陽西暨周村涯淤室壅數壞舟楫迺遵師莊石佛諸
閘北沂汶濟以達燕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
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
防河決於是時遂開通焉倘失啓閉水勢散泄漕度愆期深
爲職守憂洪武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法官分任其事南疏
北導靡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檄下委大沂相宜置閘以爲歲
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
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土崩流悍不可卽

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伐石轉木
度工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材合役下夷土
堤平水泮八尺以爲基樹以棗栗密如星布實以瓦甃迥若
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敷嵌石板爰琢爰斲犬牙相入復固以
灰膠關以鐵錠磨龍剗混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
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比東西廣加二尺焉閘之北東向有
壩縱二十二尺西向壩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稱是翼如
也所以捍水之洄伏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萬年
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瀦且濟舟以
轉折入閘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訖
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
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

十甕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米炭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五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究二州任城滕鄆諸縣工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昕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蓋也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府於是卒業焉子幸爲我記之子惟古之君子所取以

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庀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于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旣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殆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况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弗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偃偃

馬自事奔走而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厲焉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蘇伯衡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豪右因侵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

皇帝卽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徵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于民者責系本君仙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

其疆界夷其畛域樹道以繚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祇承德意返故地於久攘之後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敘諭毛君輝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也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撝觶而致黜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國家方修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為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為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其陝西人王君名彞字秉文地華人

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濬不踰閭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爲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書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晷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

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毳者穢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日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况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况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性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

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毘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馬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

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哉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粟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資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

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
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寔賴之也然則節義之
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
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為輕重而求之者隳
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始始以為容
詹詹以為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
緩急遂至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
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
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
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

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
不恃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
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為節為義哉故觀
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
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為歉大塞天地而不
為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為氣
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
也無物為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
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
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
失措者由其為氣所使而莫為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
養者為正氣無所養者為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

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卽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練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爲學校脩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

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

上覽之而咲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

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復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棲雲軒記

汪仲魯

自予再來郡城馬生良德稱輒館予于城東新構之軒病卧岩素安焉生請軒名應曰棲雲生又請記則又應曰吾老且病忘乎軒矣奚記焉雖然病者吾身也身吾身者初來病也且吾胡爲而來也又胡爲而止也亦嘗觀諸雲乎何患何爲浮游太虛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土而澤萬物迨其歸而棲

也倏焉歛藏不見蹤跡孰使然哉靜無而動有者也今生道遙乎人世隨隙地而構斯軒岡阜環列靜安有常澗泉細流清冷自在與人若相得也吾之來而由乎是而止乎是與生夙相契也雲乎天遊人乎雲卧吾何知也吾何爲也而亦無不知且爲也况吾與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於中靡形於外而又奚記焉德稱默識吾言命其友書于軒中以爲記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二

樗舍記

謝肅

上虞管起遠氏之避地于北山也山有大樗因作舍以蔭于
其下而名之曰樗蓋自比焉且屬予記之時予有四方之游
不果爲及歸則樗舍者已徙構城中餘十年矣而其名不易
則又謂予曰曩屬子記吾樗舍不意文之久不出也何故余
復之曰起遠固美才而有用者也樗固散材而無用者也以
無用之散材比有用之美才余何言以記哉乃愕然曰子以
吾爲有用之才則誠不知我矣獨不見夫元之季世乎朝綱
解紐中原板蕩羣雄並爭以爲敵國故中外急於用才而無
所擇凡其才之可以宰一邑者或守一郡才之可以守一郡